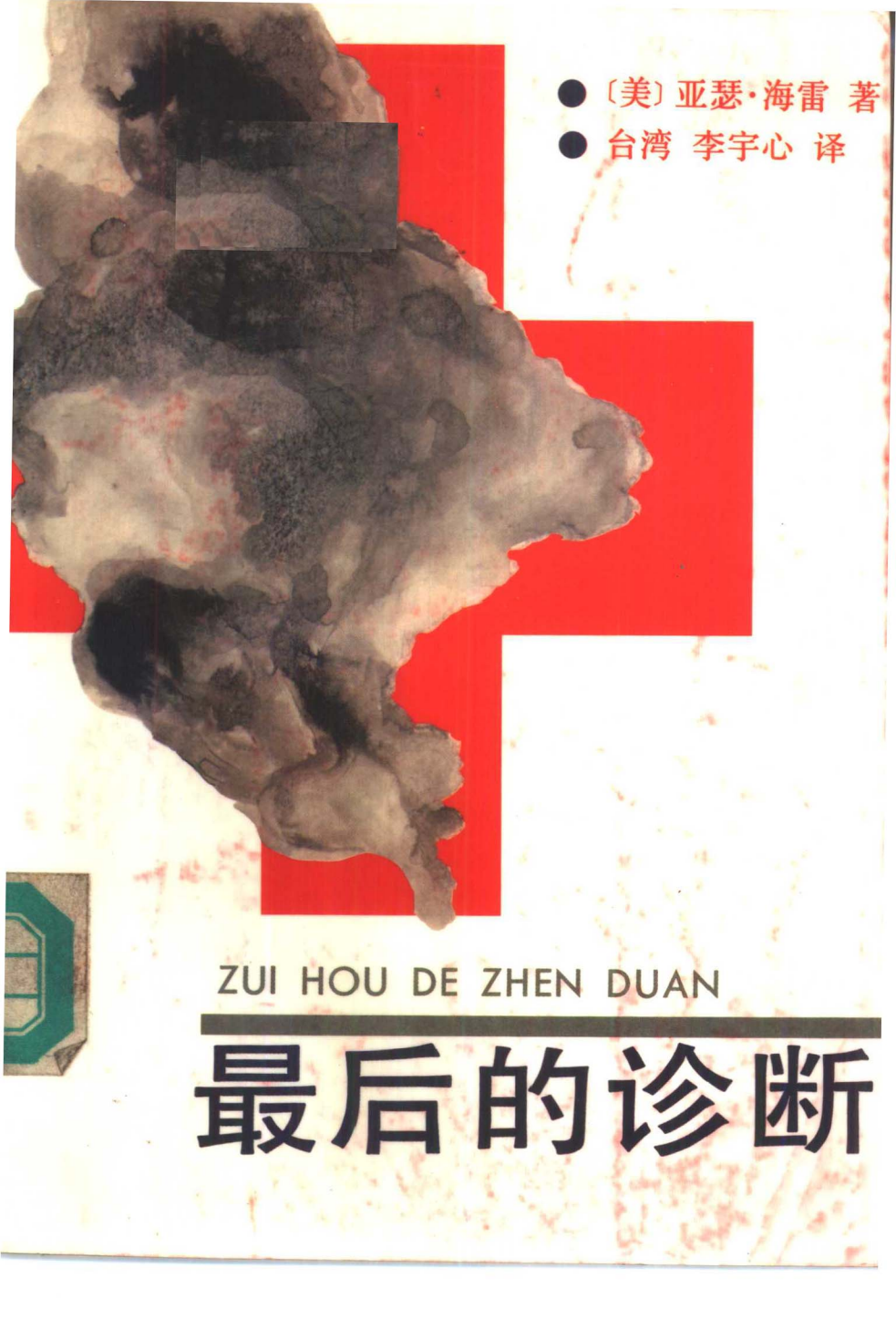




●〔美〕亚瑟·海雷 著

●台湾 李宇心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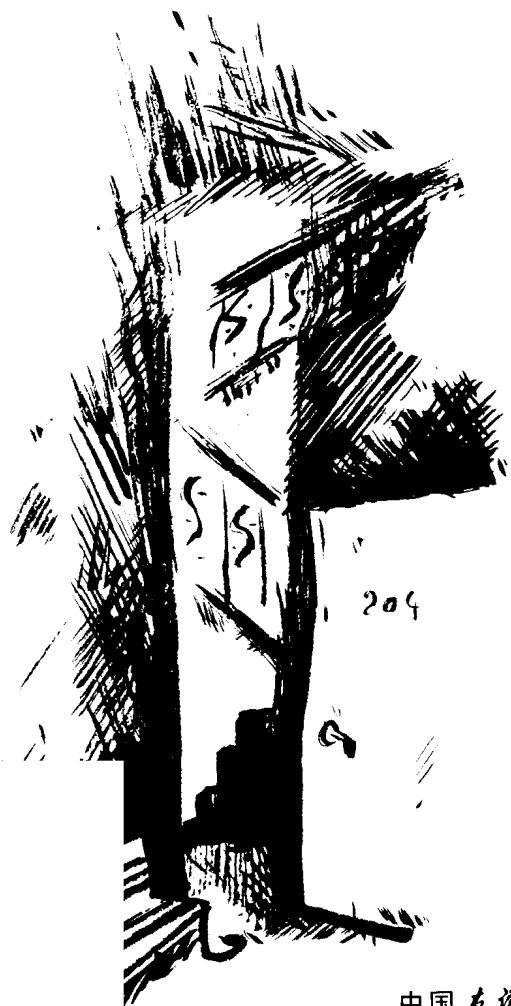
ZUI HOU DE ZHEN DUAN

最后的诊断

最后的诊断

〔美〕亚瑟·海雷 著

台湾 李宇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最后的诊断〔美国〕亚瑟·海雷著 台湾 李宇心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达江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1092 \frac{1}{32} \cdot 11 \frac{3}{8} \cdot 236,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27-204

书号: 10309-89

定价: 2.35元



一个溽暑的上午，在三郡医院中走动的人潮，有如小岛四周一波波此起彼落的潮水。在阴影处就高达三十二度的气温，与百分之七十八的湿度，使得宾州柏林顿城的市民成天都汗淋淋的。靠近钢铁工厂与铁轨堆置场一带，几乎没有什么遮荫处，如果哪个有心人想测量一下这儿的温度，绝对会高出好几度。医院里比较凉快，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一些比较幸运，或是比较具影响力的病人与医院职员，能在冷气房中逃过炙人的热气。

首进大楼的底层并没有冷气。雷玛姬小姐今早已经第十五次伸手到办公桌里拿面巾纸，她轻按着脸上的汗水，并且决定伺机溜出去再喷一次除臭剂。三十八岁的雷小姐是住院处的主任。她对于种种有关妇女卫生的广告从不错过，因此养成了时时担心自己不够整洁的恐惧心理。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她还是不厌其烦的往返于办公桌与位于走道另一端的盥洗室之间。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先跟四名当天下午就可以入院的病人先联络好。

稍早，统计表才送过来，当天有二十六名病人出院，比雷小姐预定的多了两个，因为夜里有两名病人过世了。在那长串的等待病床的病人名单中，有四个人可以立刻办理

住院手续。柏林顿城内或城郊处有四个家庭中的病人，或满怀着希望或满心恐惧的等着住院通知，现在就可以收拾一些私人物件，把自己托付给三郡医院的医生。雷小姐抓着第十六张面巾纸，打开卷宗，拿起话筒开始拨电话。

比起住院处的职员，那些在候诊室中等待门诊的成列病人可又幸运多了。至少轮到他们进入诊疗室时，他们还可以享受冷气。候诊室的一端并列着六间不同科别的诊疗室，六个一流的大夫替这些付不起钱或是不愿意把钱付给私人大夫的病人服务。

老何鲁迪在舒适的冷气中，放松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让耳鼻喉科的麦克文大夫替他检查愈来愈聋的耳朵。何鲁迪是个为了家庭而工作的劳工，他本人对耳朵的毛病并不怎么在意。当工头要他做别的事情，或是叫他卖力点，他甚至还觉得耳聋是件好事。不过，他的长子认为他应该检查检查，看看是什么毛病。

麦克文又愤怒、又烦躁的把耳镜从鲁迪的耳朵抽出来。“如果你肯费神冲洗耳垢，对你的听力或许大有帮助。”他尖酸的说道。

麦克文大夫通常并不是这么刻薄的人。然而，今天早晨他的妻子在餐桌上不停的唠叨着家庭费用的拮据，而这个话题昨晚就已经起头了。随后她又叫他把新买来的旧年份汽车从车库中倒出来，他在满心不悦的情况下把右边的挡泥板撞凹了一块。

老鲁迪仰视着他。“什么？”他说道。

“我说如果你……噢，算了！”他正在思量着这个老头子耳聋的原因是年老，还是因为耳朵内长了小瘤。这个耐人

寻味的病例，引发了他职业性的兴趣。

“我听不到你在说些什么。”老头再度说话。

麦克文提高了声音。“没什么。”此刻他很高兴老鲁迪不良于听，对于自己的迁怒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身材肥胖的内科大夫汤恩比点燃一支香烟，然后打量着坐在桌旁的病人。当他思索该病人的病情时，一股怒火隐隐升起。他暗自决定这一、两个星期之内不去吃中国菜了，反正，这个星期还有两个晚宴，下个星期二老饕俱乐部又有聚会，这该不是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将诊断决定好，就凝视着病人，以严肃的口气说：“你的体重超重了，必须节食。还有你最好把香烟也戒掉。”

离开门诊处一百码的地方，三郡医院的档案管理员麦爵德小姐香汗淋漓的沿着繁忙的走廊走着。尽管天气如此的闷热，可是她一过转角处又加快了脚步。

“裴大夫！裴大夫！”

她快步赶了上来，这位资深的病理学大夫就停下脚步，把叼在嘴里的大雪茄移到嘴角，然后用不高兴的口气说：“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

二十五岁的麦爵德小姐身材娇小，穿了高跟鞋大概也只有一百五十厘米高，看起来活像个羞怯的少女。她被裴大夫这么一吼，显得有点畏缩。但是，记录、表格、档案是她的生命。她鼓起勇气，“这些验尸报告必须由您来签署，裴大夫。保健局向我们要几份副本。”

“改天再签，我现在很忙。”裴大夫傲慢到了极点。

麦爵德小姐也坚持着。“拜托您，大夫。只要你花几分钟时间，我找你已经找了三天。”

裴大夫让步了。他接过麦小姐手上的文件和原子笔，走向一张桌子，一面签名一面咕哝着。“我不晓得自己在签些什么文件，这是哪个病人？”

“郝登，裴大夫。”

裴大夫的火气依然很大。“我经手了那么多病例，我记不得了。”

麦小姐耐心的提醒他。“就是那个从鹰架上跌下来摔死的工人。他的雇主说他们已经采取了维护安全的措施，他一定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才摔下来的。”

裴大夫咕哝着。“嗯。”

他继续签名，麦小姐也继续说明该病例。她一旦开始做什么事情，就非得将它交待个清清楚楚不可。“可是验尸报告上显示了死者的心脏健康，身体状况良好，并没有什么足以致使他失足摔下来的病况。”

“这些我全都知道。”裴大夫打断了她的叙述。

“对不起，大夫。我以为……”

“这是意外事件，他们必须付一笔生活津贴给死者的遗孀。”裴大夫说出他的观点，然后动了动雪茄，继续签着他的名字。他的脾气比平常更暴躁，麦小姐心里想着，她不晓得他那头干发已经几天没有梳理了。裴乔夫的不修边幅在三郡医院中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在十年前去世后，他就一直过着单身生活，身上的穿着也越来越邋遢了。现年六十六岁的他看起来根本不象医院病理部门的主任，倒象个无业的流浪汉。麦小姐透过他白色的实验衣，看到他身

上那件手织毛线背心的扣孔都已开线了，另外还有两个可能是酸性化学药品所腐蚀的洞。已经不见折痕的灰色西装裤，松垮垮的垂落在一双实在需要好好擦上一番的皮鞋上。

裴乔夫把最后一张文件签好，就粗鲁的把整叠文件往麦小姐前面一推。“我现在可以去做点正经事了吧？”雪茄随着嘴唇的动作而上下移动着，烟灰就掉落在他身上与光滑的地板上。裴大夫的年资颇深，换了一个年轻人绝对不敢如此无礼，也不敢对走廊上随时可见的“禁止吸烟”的标示视若无睹。

“谢谢你，大夫。真是谢谢你了。”

他生硬的点了点头，然后朝大厅走去，打算搭电梯到地下室。可是两部电梯都不在底楼，他一气之下就沿着楼梯走回他的部门。

位于三楼的外科部门，其气氛可轻松多了。整个手术地区的温度和湿度都控制得恰到好处，让换上绿色制服的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与护士们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下工作。有些外科医生已经完成一次手术，聚集在职员休息室里喝杯咖啡，等着进行下一个手术。占了走廊对面的一排手术房，是与整个医院隔绝的无菌室，一些护士正忙着把几个还在麻醉中的病人推到加护病房。病人留在这里经过一段观察时期，才送回他们的普通病床。

在他们啜饮咖啡的当儿，整形外科大夫葛露茜大肆宣扬她日前购买的金龟车有些什么优点。

“对不起，露茜！”巴吉尔大夫说。“我今早在停车场可能不小心踩了它一脚。”

“没有关系，吉尔。”她告诉他，“你只须照着平时的方式，

在你的底特律大怪物周围多练习走几圈路就行了。”

巴吉尔是综合外科的大夫，他有一辆奶油色的凯地拉克车，车身经常都擦得亮闪闪的，难得看到一点污痕，而车主的整洁，与穿着的讲究更与车子相得益彰。整个医院上上下下的工作同仁当中，就只有巴吉尔一个人蓄着胡子。当他说话之时，胡子就上下颤动着，看得露茜为之头昏眼花。

欧康特走过来加入他们的阵容，他是外科部门的主任，也是三郡医院医疗学会的会长。巴吉尔跟他打招呼。

“康特，我一直都在找你。下个星期我要对护士们讲述有关成人扁桃腺炎的课程。你那里有没有有关气管炎和肺炎的彩色照片？”

欧康特思索着他的教学资料中的一些彩色照片。他知道巴吉尔要什么资料，这是较为罕见的病况，成人扁桃腺炎有时会转移位置而使得其他部位发生发炎的状况。欧康特大夫和大多数的外科大夫都知道，即使是在最谨慎的手术中，也可能有细微的扁桃腺逃过大夫的钳子，顺着气管移入肺部变成脓疮。他想到自己有一组这种情况的气管与肺部的照片，那是验尸时拍摄下来的。他告诉巴吉尔：“我有这类照片，今晚我就帮你找出来。”

葛露茜说：“如果你没有气管的照片，给他直肠的照片也可以，反正他也分不出来。”外科医生休息室扬起一片笑声。

欧康特也微笑着，他和露茜是老朋友。事实上，他们若能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他们很可能不只是老朋友而已。他很欣赏她，她能够在这个公认的男人世界中保有自己的席之地，同时又不失去女性的本色。露茜此刻所穿着的手术制服，将身材都掩盖住了，使她看起来和他们并没有

什么两样。但是，他晓得她生来一副匀称、苗条的身材，平日的穿着虽保守却又很合时宜。

他的思路被打断了，一名护士敲了敲门就径自走进来。

“欧大夫，病人的家属在外头等你。”

“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他走进更衣室把手术服脱下来。今天，他只排了一项手术，外科方面的工作告一段落了。等他安抚过病人的家属，他刚动完一次成功的胆结石取出手术，还得去行政办公室一趟。

位于外科部门楼上的四十八号头等病房中，单乔治已经失去对冷热的反应，死神已经近在咫尺了。迈马翰抓住病人的手腕，等着脉搏停止跳动。护士小姐潘菲德把窗口的抽风机转到高速，因为病人的家属全挤入了病房，空气就嫌闷了一点，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她心里想着，有妻子、成年的儿子与较年轻的女儿。病人的妻子轻声哭泣着，女儿默默的让眼泪从面颊滚落下来，儿子虽把身子转过去，但是肩膀的颤抖瞒不了别人的眼睛。潘菲德心想，我死的时候希望有人为我流泪，这就是最好的祭文。

迈马翰大夫把病人的手腕放下来，无声的注视着病人的家属。无须多说话，训练有素的潘小姐就将死亡时间记录下来，上午十点五十二分。

对同楼的其他头等病房来说，这是一天当中较为安静的时间。早上该吃的药吃了，该打的针也打过了，大夫来巡过病房。这套例行工作要到中午才会再施行一次。一些护士溜到自助餐厅喝咖啡，留下来的护士则利用时间填病历记录表。“腹部持续性作痛。”温德琳在一张女病人的病历表上写着，正待写下另一行时又停顿下来。

五十六岁，长着一头灰发的温德琳是医院中资深的护士。她再一次的从制服口袋中掏出一封信，这封信在今天早上夹杂在病人信件中被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她已经看过两遍了。打开信封，一张照片滑落下来，她注视着照片中的年轻的海军上尉与拥在怀中的漂亮女孩，过了好一会才开始看信。“亲爱的母亲，”它是这么开头的。“看了信，您一定会觉得很意外。我在旧金山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们昨天已经结婚了。我知道您多少会觉得很失望，您一直都希望能参加我的婚礼。但是，我相信您会谅解的……”

温德琳任眼睛在信纸上移动着，心里一直在想那个她还记得，却难得看到的男孩。离婚后，她一直照顾着亚当直到他大学毕业。随后他又进入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首府)的海军军官学校，她只能在少数几次周末与短暂的假期内看到他。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就在海军服役，现在他长大成人了，也变成别人的了。她必须在今天内抽空拍封爱与祝福的电报。她以前常说等亚当能够自立后，她就要辞掉护士的职务，可是她一直都没辞职，现在退休的年限就要来临了。她把信和照片放入口袋内，拿起笔来继续在病历记录上写着：“因痢疾而有轻微呕吐的症状。”

位于四楼的产科部门，没有人敢妄加断定何时会平静下来。邓查理与两名产科大夫忙着刷手时，他心里想着，婴儿们降生时有个恼人的习惯，他们总是一窝蜂而来。他们将接生的准备工作安排就绪，静静的等着以井然有序的过程接生时，突然之间就象闹翻天一样，有五、六个产妇已经临盆在即了，这是常见的事情。

他的病人，身材丰满、生性乐观的赖葛丝即将生下她的第十个孩子。她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已经进入阵痛状态，到达医院后被急诊室用担架抬到产房来。邓查理在刷手的当儿，还听得到她和护送她到产房的实习医生的部分对话。

很显然的，那个实习医生在送她上楼时，依照一般紧急情况惯例，把电梯里的人赶出来。

“那些人把电梯让我一个人乘坐。”她喘着气说道。“为什么？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邓查理听到实习医生叫病人轻松一点，赖葛丝不甘示弱的说：“你叫我放轻松点，小鬼？我才轻松呢，我生孩子的时候总是觉得很轻松，这是我唯一不用洗盘子、洗衣服，也不用煮饭的时候。我早就想到医院里来，这是我仅有的假期呢！”一阵痛楚袭来使她闭嘴了。随后她又咬紧牙关说：“我已经有九个孩子了，这回是第十个了。我最大的孩子跟你一样大了，你等着看，一年后我又会再到医院里来。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再来。”邓查理听到她咯咯直笑，产房内的护士也跟着笑了起来。实习医生尴尬的回到他急诊处的岗位上去。

邓查理刷洗干净，穿上制服，面无表情的跟在推送病人的病床后面走进产房。

在医院的厨房里，热，倒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人早就习惯了。营养部门的主任施海达细尝一片葡萄干派之后，赞许的向负责做糕饼的二厨点了点头。她尝了那么多种食物，不免会担心那些卡路里会在一个星期内反应在浴室里的磅秤上；然而她的良知告诉她营养师的责任就是尽可能为医院的伙食多取样做试验。更何况，施海

达现在为卡路里与体重的问题烦心也嫌太迟了。她为医院伙食取样试验所累积下来的结果，使得磅秤的指针停到两百磅的地方，而她胸部的体积更是大的吓人，象直布罗陀湾的双峰，这在医院里颇为出名，施海达走起路来就象一艘由两艘战舰在前护航的航空母舰一样。

尽管如此，施太太热爱工作就象热爱食物一样。她满足的打量着她的王国，闪亮的不锈钢炉与料理台，闪亮的厨具，连厨师和助手们身上穿着的围裙都白的刺眼。看到这些她就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午餐之前是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候，除了病人的伙食之外，整个医院的工作同仁都会到自助餐厅来用餐。再过二十分钟左右，一份份的午餐就要送到各病房去，而厨房里供应食物的工作还得延续两个钟头。等厨房整理干净，盘子擦洗好了之后，厨师们又得开始准备晚餐了。

想到盘子，施太太就若有所思的皱着眉头，她移动着身躯走到厨房后部，这里安置了两部大型的自动洗盘机。在她的领域当中，这两部旧的洗盘机比起其他部分来既不够亮，也不现代化。营养部主任向上级反映过好几次，这个设备必须换新。她也明白所有的事情不能同时完成，而且她任职这两年来，她已经要求财务部门采购了许多昂贵的设备了。她走到自助餐厅去检查餐桌，并且暗自决定在短时间内再去跟财务部门谈谈洗盘机的事情。

营养部主任并不是整座医院中唯一把心思放在食物上的人。位于二楼的放射线部门有位非住院的病人布詹姆先生，某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觉得自己“饿得象鬼一样”。

这其中当然有原因。内科医生事先已警告过他，自午夜后不得进食。他已经进入一号X光室内，准备照胃部的片子，以便证实他的疼痛是否因十二指肠溃疡而引起的。布詹姆希望自己的身体不要有什么大毛病来拖垮他，过去三年来他工作得很卖力，他很乐意比别的同事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他也得到了报偿。

他实在很担心，每个月的销售量都要达到一定数额并不是轻松的事情，他绝不能罹患溃疡，至于其他能很快治愈的毛病倒无所谓。他升上副总经理之职才六个星期，他比别人清楚，要保有这个令人羡慕的头衔，得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行。他现在的处境有如站在一只圆球上，得时时提高警觉才不会失足落下来。任何医疗证明都不能使下降的销售指数得到报偿。

布詹姆的病已经拖延了好一阵子。大约两个月前，他就觉得胃部很不舒服，经常阵阵作痛，而且还频频打嗝，连跟顾客谈生意时也不免会发生这种尴尬的事情。他本来还骗自己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他最后还是来求医了。医生叫他今天上午来照X光，他希望照X光不要花太多时间。华拉公司购买六辆卡车的交易已经谈得很热和了。这笔生意能否成交全靠这个月的业绩。老天，他真饿惨了。

放射线部以资深的太夫贝拉夫是全医院中工作最为单调的一个。照射胃部X光的工作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不过，他很喜欢跟自己玩这个游戏，他敢打赌这个病人一定是患了十二指肠溃疡。贝拉夫总是透过他那副角质镜框的望远镜偷偷的打量前来照X光的病人，眼前这个就是一副患了溃疡症的样子。他显得很焦虑。放射线大夫

把布詹姆安置在荧光屏前，并且递给他一杯调好的钡剂。“等我叫你喝下去时，”他说道。“你就把它喝下去。”

等他准备好了以后。“喝！”布詹姆就照做不误。

贝拉夫在荧光屏上看到钡通过了食道流入胃中，然后流到十二指肠。这种不透光的液体使得每个器官的外形都清晰的呈现在荧光屏上。贝拉夫按了几次钮，把几个过程一一记录在底片上。然后他用手按了按病人的腹部，使器官内的钡扩散开来。他看到了，十二指肠上有个溃烂的地方。是十二指肠溃疡没错，他很高兴他和自己打的赌赢了。他大声的说：“好了，布先生！谢谢您。”

“大夫，诊断的结果怎样？我是不是能够活下去？”

“你当然能活下去。”大多数的患者都想知道他在荧光屏上看到什么。“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但是，把真相告诉病人并不是他的职责。“明天你的医生就会取得底片，我想他会跟你谈一谈你的病情。”真是不幸，老兄！贝拉夫心里想着。我希望你会喜欢悠闲的生活，以及牛奶与荷包蛋的食谱。

离医院两百码远的地方，有一栋原是家具工厂的老旧建筑，现在已改成护士宿舍了。护理学生骆薇安正拼命试着把衣服上的拉链拉起来。

“滚下十八层地狱！”此刻她的表情正是她父亲脸上最常见的表情。她父亲是个伐木工人，生性粗暴不喜欢多说话，伐木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再适合也没有了。

十九岁的骆薇安常觉得父亲的粗暴与母亲的细致呈现了极有趣的对比。来自新英格兰的母亲与这个俄勒冈的伐

木工人一起生活如此之久，一点也没有受到他的影响。骆薇安接受护士训练才四个月，在这段期间内，她从自己对医院和看护工作的反应上发现她继承了父母双方面的性格。她对于自己的工作有时觉得敬畏、着迷；有时又觉得畏惧、痛恨。或许每一个刚加入看护工作的人，初次和病人做如此频繁的接触总会觉得很震惊。可是，光是有心理准备还是不够，当你的胃正在翻腾之际，要使自己不转身逃开，真是得耗尽自己所有的毅力。

每当她遇到这种情况，就觉得自己需要调剂一下；她在一向深爱的音乐中找到了暂时的解脱。令人惊异的是，象柏林顿这个并不算大的城市，居然也有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骆薇安经常去欣赏演奏会，悠扬的音乐能使她平静下来。夏令音乐季结束时，她难过了好一阵子，最近她常常觉得自己需要另外找一样东西来取代音乐。

目前，她并没有时间去想一些古怪的念头。除去每天上午的护理课与医院的值班工作之外，她的闲暇时间已经够短了。现在又是这该死的拉链……她用力拉着，拉链齿吻合了，总算把它拉上了。她如释重负的往门口跑去，又停了下来擦擦脸。天老爷，真是热！拉条拉链就热得她汗如雨下。

这就是三郡医院一个上午，每天上午，在门诊处、护士休息室、实验室、手术房，和神经科、眼科、小儿科、皮肤科、整形科、眼科、妇科、泌尿科；义诊病房、头等病房，以及各个服务部门：住院处、会计处、采购部、管理部，还有候诊处、走廊、大厅、电梯内的景观。在这医院五层楼和两层地下室走动的人们，就象一波波此起彼落的潮水一样。

现在是七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正。

2

欧康特大夫从外科部门走向行政管理处时，隔两条街的救世主教堂的钟楼里正好传出报时的钟声。他听到从楼梯间的窗口传进来的钟声，就下意识的对了对手表。一群内科医生急匆匆的迎面走来，使得金属质的楼梯踏板发出阵阵杂沓声。他们看到他便放轻了脚步，每个人都跟他打招呼：“早安，大夫。”在二楼，欧康特又驻足让一辆轮椅先过去。轮椅上坐着一个十岁的女孩，她的一只眼睛上扎着绷带，旁边还跟着亦步亦趋的母亲。

他对着那个护士微笑打招呼，可是他记不得她是谁。她用欣赏的眼光偷看他，四十岁出头的欧康特仍然能使女人多看他一眼。他的身体很棒，早在读大学时他就因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而担任橄榄球队的四分后卫。虽然他的块头很大，但是他的动作十分轻巧，这是因为他经常运动，夏天打网球，冬天滑雪，故而显得强壮、结实，毫无发胖的迹象。

欧康特并不是小白脸型的美男子，他有张粗线条的面孔（他的鼻子上还有一道打橄榄球留下的疤痕），女人通常都会为这份粗犷的男性气息所吸引。岁月只在他头发上留下了痕迹，原本漆黑的发色，已经现出点点斑白了。